

淺談漢代東部、北部方言的動態變化*

松江 崇

京都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

Dynamic Changes in Eastern and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MATSUE Takashi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Summa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ormer Han Dynasty's Eastern and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using Yang Xiong's "Fangyan" as linguistic material. It also discusse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se and other dialects. Additionally, it estimate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that occurred in these Eastern and Northern dialects during or before the Former Han Dynasty. Specifically, it employs the method of "frequency of shared or distinct vocabularies among dialects" and highlights two main points:

- (1) The "Dongqi-Haidai" dialect in the East is closer linguistically to the geographically distant "Qin-Jin" dialect than to neighboring ones like "Lu," "Song," and "Zhao."
- (2) The northern "Beiyan" and the "Chaoxian" dialects are extremely close linguistically. However, only the "Chaoxian" dialect exhibits an extremely distant linguistic relationship with "Dongqi-Haidai."

Based on these points, phenomenon (1) likely resulted from dialects like "Lu," "Song," and "Zhao" being influenced by groups situated to their south. Meanwhile, phenomenon (2) is inferred to originate from the "Beiyan" dialect influenced by southern groups. In contrast, the "Chaoxian" dialect seems to have been minimally influenced.

Additionally, the paper makes two assertions regarding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the Western Han period:

- (3) Vocabulary distributed in the "Beiyan" and "Chaoxian" dialects displays distinctive formal characteristics, with a higher proportion of non-monosyllabic words compared to other dialects. This tendency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Yan zhi jiaowai," a part of the "Beiyan" dialect.
- (4) Wang Qiming (1993) argued that an overlap exists in the distribution areas of Yang Xiong's "Dongqi" and "Qi" dialects. However, after conducting an analysis using the "frequency of shared or distinct vocabularies among dialects" method, this paper disagrees and considers both to refer to different regional dialects.

Key words: Yang Xiong's Fangyan, Old Chinese dialects, Dongqi-Haidai, Beiyan, Chaoxian

關鍵詞：揚雄《方言》 古代漢語方言 東齊海岱 北燕 朝鮮

* 本文的主要內容曾在 "ICSTLL-55" (題目為 "談揚雄《方言》中東齊海岱方言詞彙的特徵", 2022 年 9 月 16 日, 於京都大學) 以及 "Workshop: Chinese Language and its surroundings" (題目為 "淺談漢代北方方言的形成過程", 2022 年 12 月 17 日, 於京都大學。京大中國語學研究會主辦) 上宣讀。發表時得到多位與會學者的指教, 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1. 導言

關於利用揚雄《方言》的古代漢語研究，目前已經積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參見 Serruys（1959）、魏錦（2010）、王智群（2011）、吳吉煌（2011）、孫玉文（2011/2015）、Matsue（2013）等）。但筆者認為，根據《方言》中方言詞的分布情況，針對漢代方言的動態情況的研究尚未得到重視。本文試圖從地理語言學的角度，根據每個詞彙項目的方言地圖衡量《方言》中若干地區間語言學上的距離，以此探討漢代東部、北部方言的動態變化。

2. 研究方法

在開始探討衡量《方言》中相關地區間在語言學上的距離之前，本文在 2. 中首先對於進行該研究時需要考慮的若干問題作一簡單介紹。

2.1 衡量地區間語言上的距離的方法：詞彙一致率

對於如何衡量《方言》中地區之間在語言上的距離，本文的主要基準是“詞彙一致指數”和“詞彙一致率”。具體來說，首先選定基準地區甲地區和比較地區乙地區，之後把調查對象限定為存在於甲地區的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方言詞的詞彙項目，再按照以下步驟，計算出兩地間詞彙的一致指數以及詞彙一致率：（1）檢驗是否存在分佈在甲地區的方言詞同時也分佈在乙地區的現象：如果存在該現象，就在兩地間詞彙一致指數正向上加 1；（2）檢驗是否存在不分佈在甲地區的方言詞分佈在乙地區的現象：如果有該現象，就在兩地間詞彙一致指數負向上就加 1，（3）如果在該詞彙項目中不存在分佈在乙地區的方言詞，就不作語料；（4）通過（1）–（3）的方法，在正向和負向的詞彙一致指數上進行統計，計算出“詞彙一致率”，以此表示甲地和乙地區間在語言上的距離。具體的計算方法見 [表 1]。

表1 詞彙一致指數與詞彙一致率

	基準地區甲地區	比較地區乙地區	甲地區與乙地區間詞彙一致性指數	
詞彙項目①	A	A	+1	- 0
詞彙項目②	B	C	+0	- 1
詞彙項目②	D, E	D	+1	- 1
詞彙項目③	F	G, H	+0	- 2
詞彙項目④	I	?（沒有信息）	不作語料	
統計結果（甲地區與乙地區間的詞彙一致指數）			+2	- 4
甲地區與乙地區間的詞彙一致率			約 33%	

* “ABCDEFGHI” 代表某種方言詞。

在此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衡量基準地區和比較地區時，需要考慮到“方言詞的同一性”的一些問題，具體而言有以下兩種情況：（一）雖然 A 和 B 兩個方言詞使用不同漢字，但根據其擬音和詞義可以推定 A 和 B 之間具有同源關係（如，卷一第 21 條“僉”（*ts^hiam 平¹，意為“誇張”）和“劒”（*kiam 去，“誇張”））；

（二）A 和 B 兩個方言詞中，至少其中一個是複音節，且二者包含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共同的語素（如，卷二第 10 條“臺”（*də 平，意為“匹敵”）和“臺敵”（*də 平 dek 入，意為“（物力）匹敵”）），由此可以推定 A 和 B 間具有同源或派生關係。

根據（一）（二）的不同情況，我們按照不同方法處理。例如，在（一）的情況下，如果 A 和 B 在語音上的差異只是反映了方言音系的不同，那就最好把 A 和 B 視為同一方言詞進行處理。但現實情況是，對於漢代方言區之間的音系差異的研究尚不充分，我們很難判斷 A 和 B 的差異來自音系的不同還是源於個別方言詞的音變（或派生）。因此，本文暫且把（一）（二）中的 A 和 B 視作兩個不同的詞進行處理，但在 3. 以及 4. 中探討具體的方言間在語言上的距離時，將把同源詞的問題也納入考慮範圍之內。在此意義上，推定每個方言詞的詞義和擬音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步驟。本文在《方言》中方言詞彙的考釋上主要參照了戴震《方言疏證》、丁啟陣（1991）、華學誠等（2006）等。方言詞的擬音則原則上依據 Schuessler（2009）的東漢音（標記時聲調表記改為漢字，有時再加上古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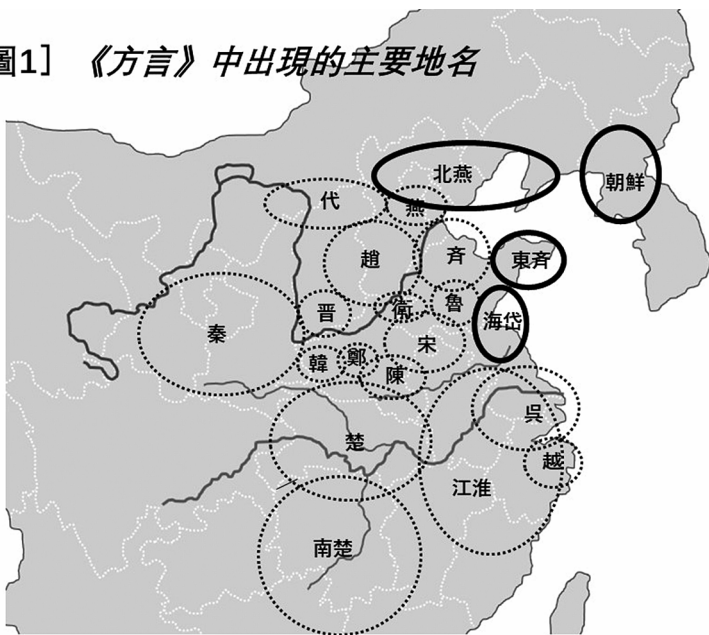
2.2 地名所表示的地理範圍

本文將把《方言》中屬於東部、北部方言的“東齊”“海岱”“北燕”“朝鮮”視為“基準地區”進行探討（“比較地區”為《方言》中其他地名）。至於這些《方言》中的地名其所表示的具體的地理範圍，筆者在 1999 年發表的《揚雄《方言》逐條地圖》中（以下簡稱《逐條地地圖》）中描繪過（參見 [地圖 1]）。這些《逐條地圖》中所表示的地理範圍主要是根據劉君惠等（1992）的考證的，本文原則上也根據《逐條地圖》中表示的地理範圍進行探討²（參見 [地圖 1]）。圍繞“東齊”“海岱”“北燕”“朝鮮”等“基準地區”及相關地名的地理範圍問題，將在下文中進行探討。

¹ 本文中所舉的方言詞的擬音，如果沒有具體說明，原則上都根據 Schuessler（2009）的東漢音系統（但聲調標記改為漢字）

² 在此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關於其中“江淮”的地理範圍，根據松江（2013）的探討進行了修改。

[地圖1] 《方言》中出現的主要地名



2.3 校勘問題

就《方言》的使用版本的問題而言，本文以周祖謨（1993）《方言校箋》為底本，同時還參照了華學誠等（2006）《揚雄方言校釋匯證》（上冊）、佐藤（2000）《宋刊方言四種影印集成》等版本進行校勘。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儘管《校箋》、《校釋匯證》都是較好的版本，但仍難免存在一些技術上的疏漏，因此有必要使用佐藤（2000）收錄的各種宋刊本進行對照。如，《校箋》卷五第9條：“箸筭，陳楚宋衛之間謂之筭，或謂之簠；自關而西謂之桶櫬”（33頁），據宋刊本，“陳楚宋衛之間”應作“陳楚宋魏之間”；《校箋》卷十第35條：“頤，頤，頤也。南楚謂之頤。秦晉謂之頤。頤，其通語也”（66頁），據宋刊本，“秦晉謂之頤”應作“秦晉謂之頤”；再如，《校釋匯證》卷三23條：“裕，猷，道也。齊曰裕，或曰猷”（225頁），據宋刊本，“齊”應作“東齊”。

3. 東齊海岱、北燕、朝鮮方言詞的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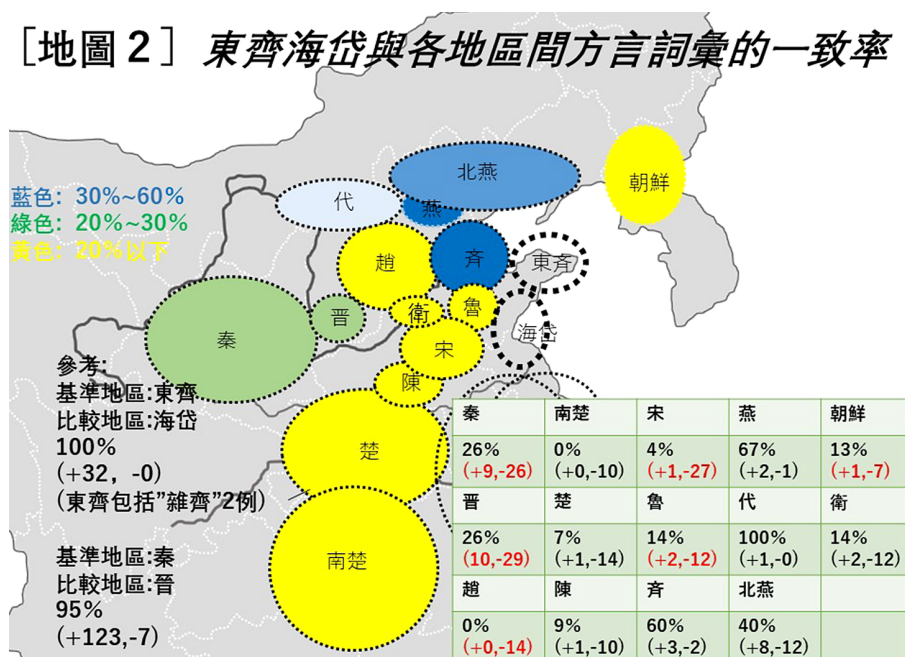
3.1 東齊海岱方言詞的分佈概況

在《方言》出現的地名中，地理範圍和“東齊”（共有77箇詞）或“海岱”（37箇詞）相重合的有：“青”（13箇詞）、“雜齊”（2箇詞）、“東齊北郊”（1箇詞）³。就其中“青”的地理範圍而言，尚存在不少問題，故在本文6.進行詳盡論述，在此暫不探討。

³ “東齊”和“海岱”包括“東齊北燕海岱之郊”（有一個詞，卷七第15條）

按照上面 2. 中所介紹的方法，本文把“東齊”與“海岱”視為基準點，對其與其他地區間的詞彙一致指數與詞彙一致率進行了調查，其結果見〔地圖 2〕。

〔地圖 2〕 東齊海岱與各地區間方言詞彙的一致率



從〔地圖 2〕，我們可以看出以下三點：（一）“東齊”和“海岱”兩地的詞彙一致率極高（100%），而兩地和其他地區之間的詞彙一致率相對來說不高（除去衡量兩地的有效詞彙數量不超過 10 個的情況），因此，“東齊”和“海岱”應該屬於同一個方言區。而且，在詞彙一致率的問題上，“東齊”和多數地區間的關係往往與“海岱”和這些地區間的關係大致一致⁴。由此，把兩地以及“雜齊”視為一個方言地區，記作〔東齊海岱〕。

（二）和其他地區相比，〔東齊海岱〕與其北邊的“代”“燕”“北燕”之間的詞彙一致率較高（除去“朝鮮”），而〔東齊海岱〕和其南方的“楚”“南楚”之間的詞彙一致率較低。

（三）〔東齊海岱〕和相鄰接的“魯”“宋”“趙”之間的詞彙一致率很低（除“齊”以外）；與之相比，〔東齊海岱〕和“秦”“晉”之間的詞彙一致率不那麼低，儘管二者之間的地理位置較遠。

其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三），這是因為我們可以根據這一點來推定〔東齊海岱〕方言的動態變化的一面。關於這個問題，本文將在 4.1 中再進行探討。

⁴ 但是有時需要把“東齊”和“海岱”分開進行探討。比如，兩地和“北燕”或“朝鮮”之間的詞彙一致率並不一致，差距較大（參見本文 3.2、3.3）

3.2 北燕方言詞的分佈概況

在《方言》的地名中，地理範圍和“北燕”（共有 25 個詞）相重合的包括：“燕之北郊”（共有 6 個詞）、“燕之東北”（5 個詞）、“燕之外郊（4 箇詞）、“燕之北鄙”（3 個詞）、“燕之外鄙（3 個詞）、“燕代之北鄙”（3 個詞）、“北燕之郊”（2 個詞）、“北燕之外郊”（1 個詞）、“東北”（1 個詞）。本文把這些地名所表示的方言地區記作〔北燕〕（共 53 箇詞）。

本文還把〔北燕〕視為基準點，對其與其他地區間的詞彙一致指數與詞彙一致率進行了調查，其結果見〔地圖 3〕。從〔地圖 3〕中，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四點：

（一）〔北燕〕和“朝鮮”之間的詞彙一致率極高（100%），而兩地和其他地區之間的一致率總體上說不太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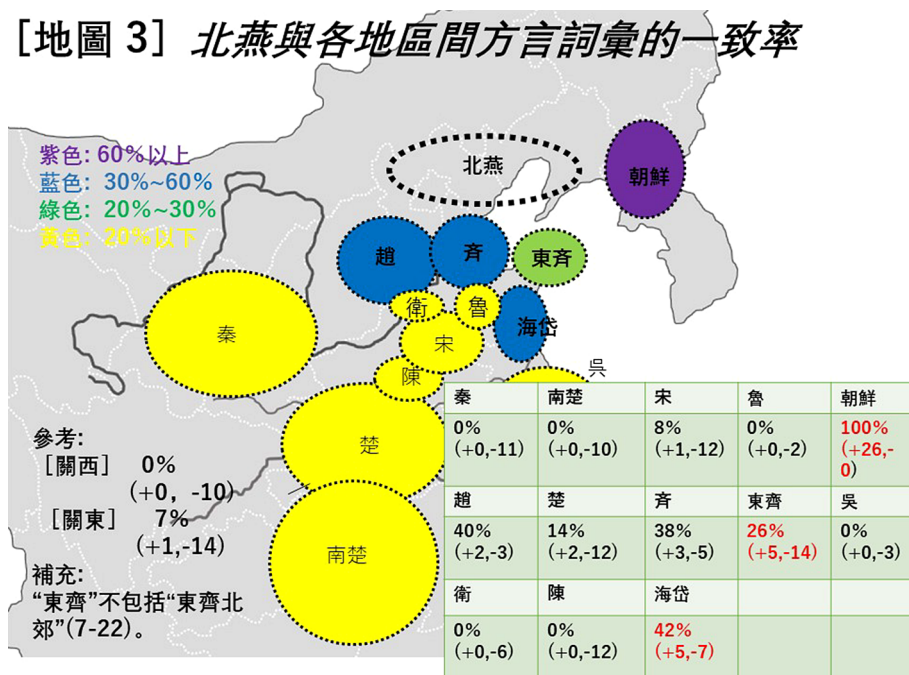
（二）與其他地區相比，〔北燕〕與鄰近的“趙”、“齊”之間的詞彙一致率較高，而〔北燕〕和“衛”、“宋”、“楚”、“南楚”之間的詞彙一致率較低。

（三）〔北燕〕和“秦”之間的詞彙一致率很低。

（四）〔北燕〕和“海岱”之間詞彙一致率很高，儘管二者的地理位置較遠。與之相比，〔北燕〕和“東齊”之間的詞彙一致率較低。

其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三）（四）。

〔地圖 3〕 北燕與各地區間方言詞彙的一致率



3.3 朝鮮方言詞的分佈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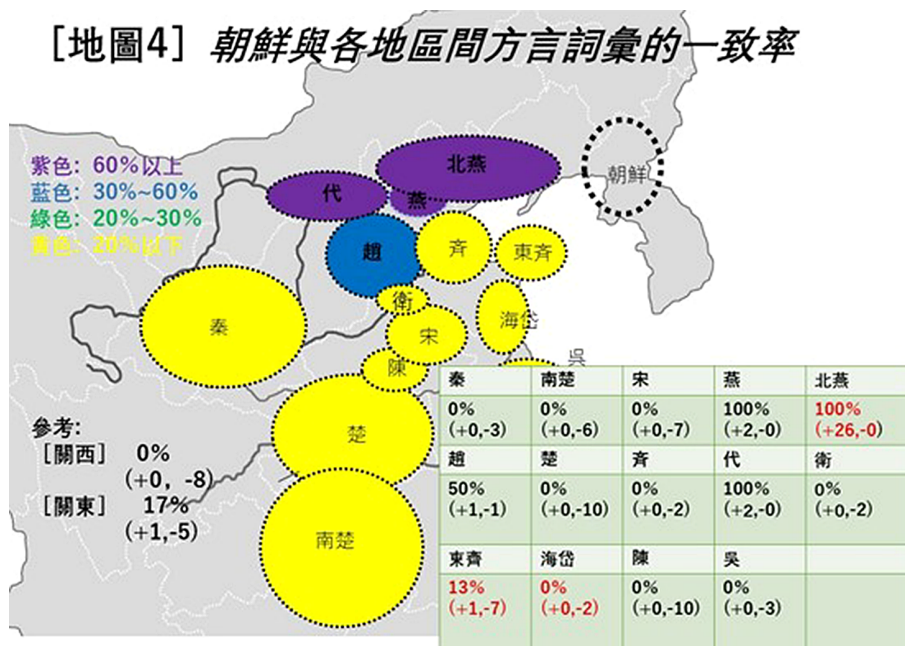
在《方言》的地名中，地理範圍大致和“朝鮮”（共有 32 個詞）相一致或相重合的有“洌水”（26 個詞）⁵。但分佈在“洌水”的所有方言詞彙皆亦分佈在“朝鮮”，所以我們無需把“洌水”作為獨立的方言地區看待。本文亦將“朝鮮”作為基準點，對其與其他地區間的詞彙一致指數與詞彙一致率進行了調查。其結果可見[地圖 4]。從[地圖 4]，我們可以看出以下三點：

（一）“朝鮮”和[北燕]、“代”“燕”之間的詞彙一致率很高（但需要注意的是，“朝鮮”和“代”“燕”的之間有效的詞彙量不多）

（二）“朝鮮”和其他地區之間的詞彙一致率整體上說較低，尤其是“朝鮮”和中部、南部、西部方言之間的詞彙一致率很低。

（三）“朝鮮”和隔海相望的“東齊”“海岱”之間的詞彙一致率較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和（三）。

〔地圖4〕 朝鮮與各地區間方言詞彙的一致率



4. 若干反映歷時層次的特殊關係

本文根據上述 3.1-3.3 中指出的情況，著眼於“東齊海岱方言和秦晉方言之間的特殊關係”、“北燕方言和朝鮮方言、東齊海岱方言之間的看似矛盾的關係”的兩種現象，試圖推定漢代東部、北部方言的動態變化。

⁵ 劉君惠等（1992: 138）認為“洌水”就是今天的大同江。

4.1 東齊海岱方言和秦晉方言之間的特殊關係

如 3.1 所述，〔東齊海岱〕和“秦”“晉”之間的詞彙一致率比〔東齊海岱〕和“魯”“宋”“趙”之間高一些，儘管前者之間在地理上的距離比後者之間的大。究竟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地理距離和語言距離不對應的現象？以下本文對若干現象進行分析闡述，這些現象可以理解為與造成這種不對應現象的原因有關。

首先是在〔東齊海岱〕和“秦”“晉”之間呈現出 ABA 分佈的現象。我們至少在兩個詞彙項目中可以看到日本語言地理學所說的 ABA 分佈的現象（〔東齊海岱〕相當於 A，“秦”“晉”相當於 B）⁶。如，在〔地圖 5〕（卷一第 17 條，母題為“愛”）中的“亟”（意為“愛 / 互相敬愛”）和〔地圖 6〕（卷一第 19 條，母題為“長”）中的“尋”（意為“長（物長）”），這兩個詞分別分佈在“東齊海岱之間”“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與“海岱大野之間”“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而且其分佈範圍被詞義大致相同的其他方言詞（即〔地圖 5〕中的“撫”“懽”“憐”，意為“互相敬愛”；〔地圖 6〕中的“融”“脩”，意為“長”）所隔斷。

其次是可能具有同源關係的幾個方言詞同時分佈在〔東齊海岱〕和“秦”“晉”的現象。比如，在〔地圖 7〕（卷一第 21 條，母題為“大”）中的“僉”（*ts^hiam 平，意為“誇張”）分佈在“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而“劔”（*kiam 去，意為“誇張”）分佈在“東齊”，從詞義和擬音上看，二者可能具有同源關係。類似的情況可在卷十一第 12 條（母題為“蠅”）和卷二第 10 條（母題為“匹”）中看到⁷。

上述現象可以歸納為以下 2 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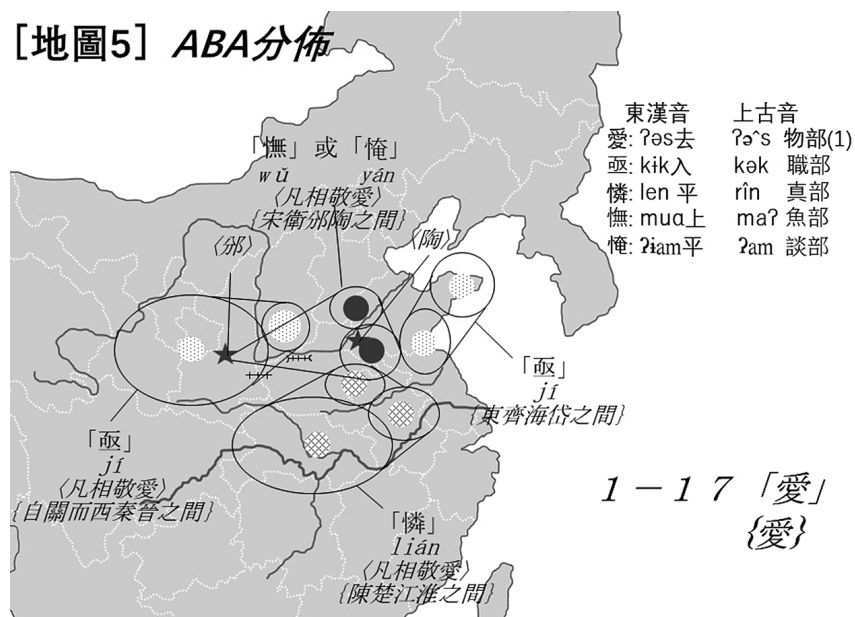
- ① 至少有兩種情況可以解釋為〔東齊海岱〕和“秦晉”呈現出 ABA 分佈；並在這種情況下，分佈在 B（=“宋”“衛”等）的方言詞同時也分佈在“陳”“楚”等南方地區。
- ② 至少有三種情況可以看出分〔東齊海岱〕方言詞和“秦”“晉”方言詞之間存在同源關係。

根據①②，再考慮到〔東齊海岱〕和北方的“燕”“代”〔北燕〕之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關聯，我們可以推定：〔東齊海岱〕方言詞和“秦晉”方言之間在語言上較為密切的關係反映了較早時期的語言層，即處在兩地之間的“魯”“趙”等地區受到了來自“陳”“宋”等中部方言的影響，結果便出現了這種地理和語言不對應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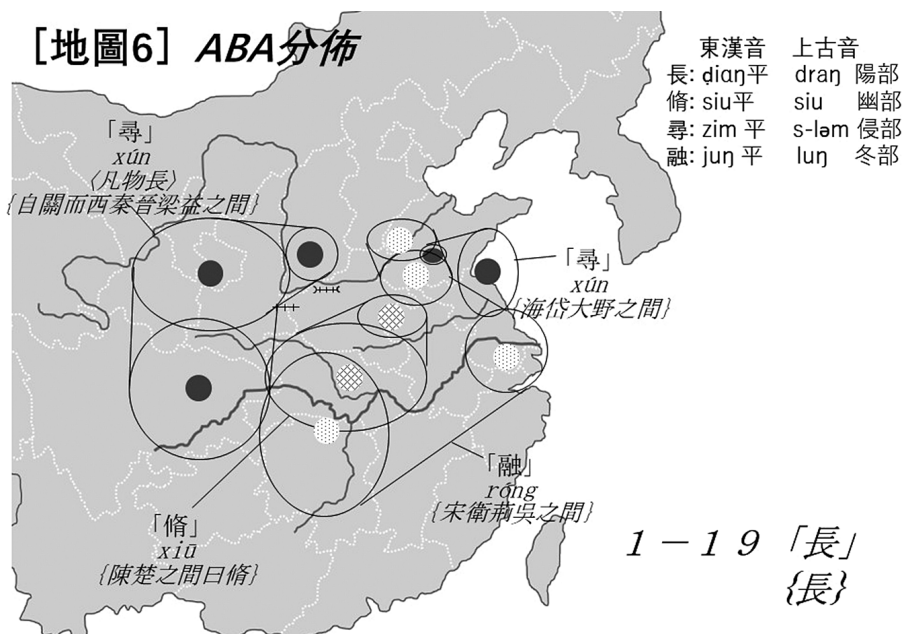
⁶ 關於《方言》中能看到的 ABA 分佈現象，筆者在學術隨筆（松江 2008）中有所介紹，但尚未從漢語史的角度對此現象進行解釋。

⁷ 具體情況如下：在卷十一第 12 條中，“蠅”（*jɨŋ 平，意為“蒼蠅”）分佈在“陳楚之間”和“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而“羊”（*jaŋ 平，意為“蒼蠅”）分佈在“東齊”，“蠅”和“羊”可能具有同源關係；在卷二第 10 條中，“臺”（*dɛ 平，意為“匹敵”）分佈在“東齊海岱之間”，而“臺敵”（*dɛ 平 dek 入，意為“（物力）匹敵”）分佈在“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儘管“臺”和“臺敵”不是一般所說的同源關係，但“臺敵”應是由“臺”通過複合化而派生出來的，可以視為二者在詞源上有聯繫（其部分詞素是和“臺”同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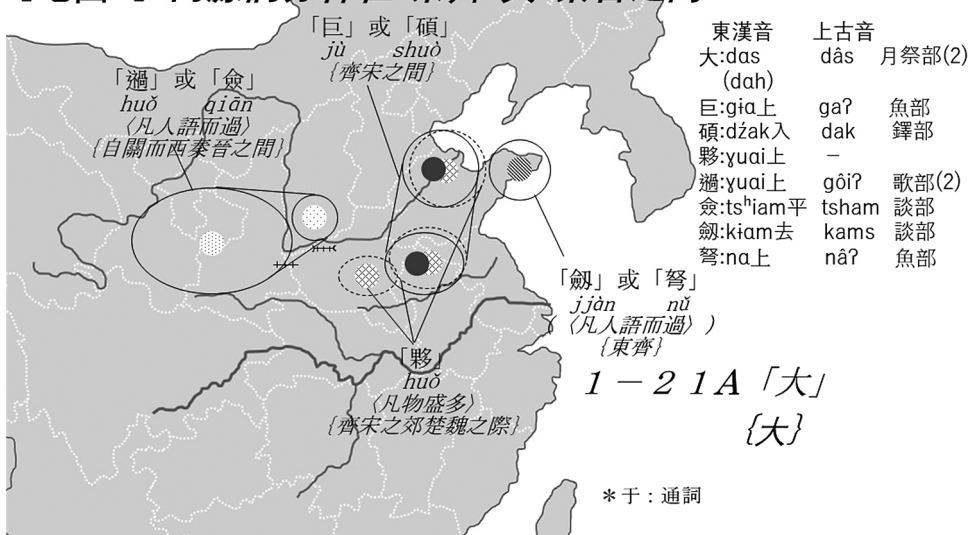
[地圖5] ABA分佈



[地圖6] ABA分佈



〔地圖7〕 同源詞分佈在“東齊”與“秦晉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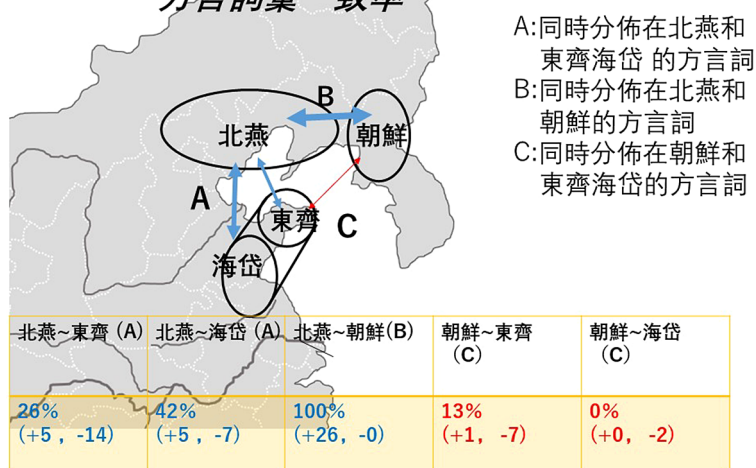
4.2 北燕方言和朝鮮、東齊海岱方言之間的複雜關係

關於〔北燕〕和“朝鮮”“東齊”“海岱”之間的關係，本文已在 3.1 及 3.2 中言及。就三個地區之間複雜的相互關係，重新進行了梳理。其結果是：（一）〔北燕〕和“朝鮮”之間的詞彙一致率很高（100%）；（二）〔北燕〕和“東齊”或者〔北燕〕和“海岱”之間詞彙一致率不低（分別為 26% 和 40%）；（三）另一方面，“朝鮮”和“東齊”、“朝鮮”和“海岱”之間的詞彙一致率很低（分別為 13% 和 0%）。

我們需要對三者之間這種似乎互相矛盾的複雜關係進行較深度的探討。對此，筆者傾向於〔地圖 8〕中的 A 與 B 屬於不同的歷時層次的看法，即〔北燕〕和“朝鮮”“東齊”“海岱”之間的看似互相矛盾的關係，反映了這些方言地區之間的歷時動態現象。其理由是分佈在二者的詞彙項目沒有絲毫重複，即某個方言詞同時分佈在 A 和 B 的現象並不存在。至於二者孰早孰晚這一問題，本文將在 5. 中試圖提出可能性推測。

此外，在〔北燕〕、朝鮮、〔東齊海岱〕方言地區，我們還可以看到另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本文按照音節數對〔北燕〕、朝鮮、〔東齊海岱〕的方言詞進行了分類，發現〔北燕〕與“朝鮮”的複音詞的比率分別為 33%、31%，比其他方言略高，而〔東齊海岱〕不具有這種特徵（〔東齊海岱〕為 1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北燕〕分為“北燕”和“燕之北郊”等（後者還包括“燕之北郊”“燕之東北”“燕之外郊”“燕之北鄙”“燕之外鄙”“燕代之北鄙”“北燕之郊”“北燕之外郊”“東北”），對二者分別進行探討，那就會發現，“燕之北郊”等的複音詞比率較高（“燕之北郊”28

〔地圖 8〕 北燕、朝鮮、東齊海岱之間
方言詞彙一致率



個方言詞中有 13 個複音詞；複音詞比率約為 46%)⁸。對此現象生成的原因，本文認為，由於“燕之北郊等”和“朝鮮”都與非漢語異民族語言（可能是非單音節性語言）相鄰，所以受到了這些非漢語語言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產生了較多的複音詞⁹。]

表2 北部、東部方言和詞彙音節數

		[北燕] *			朝鮮	[東齊海岱]	齊	楚	秦
			北燕	“燕之北郊”等					
(1)	方言詞的出現次數	54	25	28	32	94	52	135	109
(2)	複音詞的出現次數 / 百分比	18/ 33%	5/ 20%	13/ 46%	10/ 31%	16/ 17%	11/ 17%	33/ 20%	39/ 26%
(3)	(2) 中非雙音詞	1	0	0	0	0	0	0	1

* [北燕] 方言詞共有 54 例，其中 1 例為分佈在“幽州”的詞。表中不列。

* “燕之北郊”等包括：“燕之北郊”“燕之東北”“燕之外郊”“燕之北鄙”“燕之外鄙”“燕代之北鄙”“北燕之郊”“北燕之外郊”“東北”。

⁸ “北燕”的複音詞比率沒有“燕之北郊”等高。即“北燕”25 個方言詞中 5 個是複音詞，複音詞比率約 20%。

⁹ 另一種解釋是，“燕之北郊”等和“朝鮮”之間的相似性屬於較古老的語言層，其特徵是複音詞比較多。但這種假定難以解釋“北燕”和“朝鮮”之間的詞彙一致率（50%）與“燕之北郊”等和“朝鮮”之間的詞彙一致率（48%）沒有大的差別的這種現象。

5. 結論：漢代以前東部、北部方言中發生過的動態變化

我們著眼於在 3. 至 4. 中所述的情況以及“齊”和“魯”之間存在較高的詞彙一致率(+17, -3)的這些現象,同時考慮到文化方面的各種因素,對於漢代以前東部、北部方言中發生過何種動態變化情況的這一問題試圖提出如下的可能性推測:

第一階段:北部(包括[北燕]和“朝鮮”地區)有 B 方言群,而在淮河流域以北、“燕”“代”以南的較大的地區存在 A 方言群,在“宋”“陳”“楚”“吳”以南的地區(南邊的範圍不明確)有 C 方言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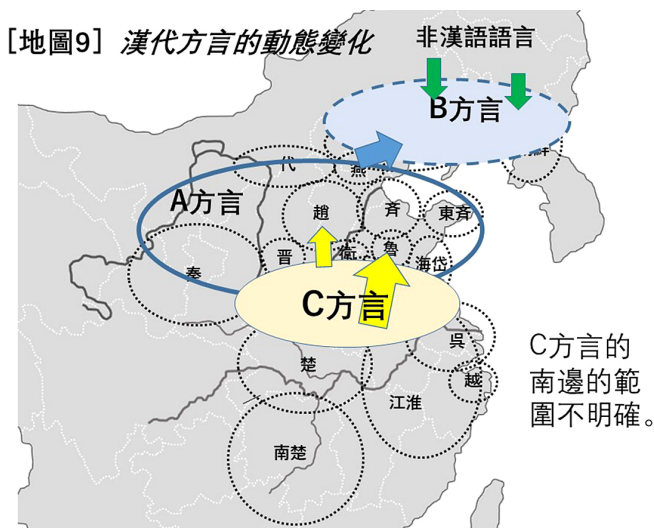
第二階段:發生了以下(一)~(三)項變化,但各項之間的先後關係難以確定。

變化(一):A 方言群對 B 方言群的西部產生了影響,造成在 B 方言群的西部形成了“北燕”方言。

變化(二):C 方言群主要對 A 方言群中的“魯”“齊”“趙”等產生了影響,導致“魯”近於 C 方言群,而“齊”也受到了 C 方言群的影響,它和“秦”“晉”等其他 A 方言群之間出現了一些語言上的差距。另外,“齊”在文化上的發展有了較大提高,產生了不少獨特的方言詞彙,使得“齊”和其他 A 方言群之間的語言上的差異擴大了。

變化(三):A 方言中,“燕之北郊”等¹⁰和“朝鮮”受到其周圍的非漢語語言的影響,產生或接受了很多複音詞。

第三階段:出現了[地圖 3]–[地圖 5]所表示的漢代方言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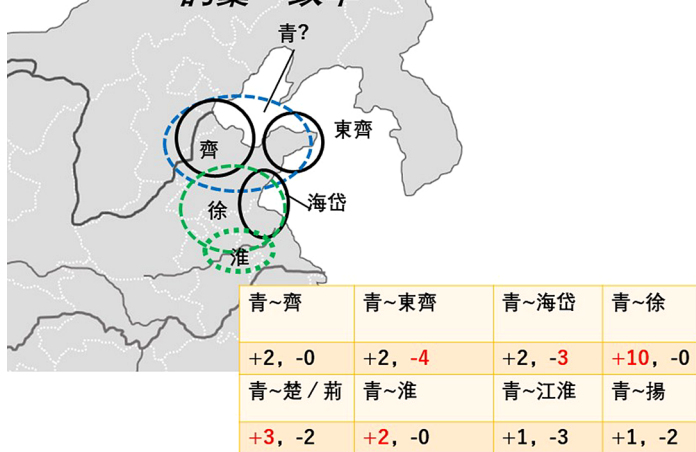
¹⁰ “‘燕之北郊’等”包括:“燕之北郊”“燕之東北”“燕之外郊”“燕之北鄙”“燕之外鄙”“燕代之北鄙”“北燕之郊”“北燕之外郊”“東北”。

上述假設可以比較合理地解釋「東齊海岱」和「秦」「晉」之間的特殊關係（參見 4.2）、「北燕」和「朝鮮」、「東齊海岱」之間的看似矛盾的關係（參見 4.1）以及只有「燕之北郊」等和「朝鮮」具有較多複音詞的現象。

6. 附論：「東齊」「齊」和「青」之間的關係

本文在 5. 中提出了關於漢代東部、北方言的動態變化的可能性推測，但未提到圍繞「東齊」這一地理範圍的一系列問題，所以需要在此進行探討。具體來說，一般把「東齊」的地理範圍推定為膠東半島一帶（如，劉君惠等（1992: 114）認為「大致相當於秦的膠東郡」）；但汪啟明（1993）對此提出了疑問，提出：「在揚雄《方言》中，齊與東齊並不稱。這是研究者都注意到的事實。然而，恰恰是這個事實，反而使我們懷疑二者毫無關係的觀點。因為，從互補原理上講，正因為它們不並稱，才使我們設想：提到東齊及附近區域（如東齊海岱）的時候，已經包含了齊語區；反之亦然。當然，東齊、齊都會有各自的土語，但那只是一個方言區內次方言區或土話的問題，而不是根本不同的兩系」（59 頁）。汪啟明（1993）的主要根據有以下兩點：（一）據文獻考察可以看出「東齊」和「齊」之間在歷史、地理方面有密切的關係；（二）不少《方言》中的「東齊」方言詞在其他文獻中作為「齊」方言詞出現；而其他文獻中的「齊」方言詞在《方言》中作為「東齊」方言出現。

[地圖10] 青和齊、東齊海岱等之間
詞彙一致率



汪啟明（1993）的這種看法很有價值，但筆者的看法和他不同。理由是以下兩點：

(一) 按照汪啟明 1993 的看法，無法解釋“齊”“魯”之間詞彙一致率很高(85%，詞彙一致性指數為 +17，-3)，而〔東齊海岱〕和“魯”之間詞彙一致率很低(14%，詞彙一致性指數為 +2，-12)的分佈現象；(二)《方言》中存在“東齊北郊”(卷七第 22 條)、“齊之東北”(卷五第 11 條)等說法，而這些說法或許說明《方言》中“齊”和“東齊”地域範圍不同。

至於同一個方言詞一般不會同時分佈在“齊”和“東齊”的現象，筆者認為可以從“青”這一地區的角度來進行解釋。如劉君惠等(1992)等研究所指出的那樣，“青”可以認為基本上包涵“齊”和“東齊”這兩個地區。即，分佈在“青”的方言詞一共有 11 個，“青”在語言上的特徵為：(一)“齊”和〔東齊海岱〕相比，“青”更接近於“齊”；(二)“青”和“徐”(徐州)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徐州的地理範圍可能包含“海岱”)；(三)“青”和“楚”“江淮”等南方地區也有一定程度上的關係。從(一)～(三)來看，“青”的分佈情況和“齊”相似，而和“東齊”有所不同。因此，筆者傾向於認為：“青”指以“齊”為中心的更廣大的地區；該地區很可能包括“東齊”，但其中心在“齊”，而不在“東齊”，其具體的地理範圍比較模糊。

参考文献

[日文]

佐藤進

- 2000 《揚雄『方言』の宋刊本とその影印・抄写・翻刻》，收錄在《宋刊方言四種影印集成》，平成 9-11 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 (A) 研究成果報告書—第 2 分冊：研究代表者・遠藤光暁

松江崇

- 1999 『揚雄《方言》逐条地図集』，平成 9-11 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 (A) 研究成果報告書—第 4 分冊：研究代表者・遠藤光暁。
2008 「揚雄『方言』にみられる ABA 分布」，『語学漫歩選』(KOTONOHA 単刊 NO.3)，pp. 206-208.

[中文]

〔清〕戴震《方言疏證》；戴震研究会編

- 1997 《戴震全集》五卷，pp. 2304-2487，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丁啟陣

- 1991 《秦漢方言》，北京：東方出版社。

華學誠、王智群、謝榮娥、王彩琴

- 2006 《揚雄方言校釋匯證》(上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劉君惠、李恕豪、楊鋼、華學誠

- 1992 《揚雄方言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松江崇

- 2006 《漢代方言中的同言線束—也談根據方言的方言區劃論》，華學誠等 2006《揚雄方言校釋匯證》，pp. 1509-1533.

- 2013 《淺談揚雄《方言》中的語言層次問題——以“江淮”方言為例》，曹志耘主編《漢語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pp. 295–305，北京：商務印書館。
- 孫玉文
2011/2015 《揚雄《方言》折射出的秦漢方言》，《語言學論叢》44；《上古音論叢》，pp. 402–443，2015。
- 汪啟明
1993 《揚雄《方言》中的“東齊”考辨》，《四川大學學報》（哲社會科學版）1993年3期，pp. 59–64。
- 王智群
2011 《《方言》與揚雄詞彙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魏錦
2010 《以揚雄《方言》為依據的漢代方言分區研究綜述》，《重慶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22卷第5期，pp. 73–77。
- 吳吉煌
2011 《兩漢方言詞研究——以《方言》《說文》為基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周祖謨
1993 《方言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2月第1版）
- [英文]
- Matsue, Takashi
2013 Old Chinese Dialects According to Fang Yan, *Dialectologia*, Special issue (IV), pp. 181–197.
- Serruys, Paul L-M.
1959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Han Time According to Fang Y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Schuessler, Axel
2009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A Companion t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